

龍

陆小凤传奇

壹



绘图珍藏本



珠海出版社



陆小凤传奇



珠海出版社



2009年8月，珠海出版社隆重推出新版《古龙作品集》。此套全新版本的《古龙作品集》有如下特征：一是将旧版《古龙作品集》中不属于古龙本人创作的续作、伪作全部剔除，保证了古龙作品的准确、完整、权威。二是在顺序排列上，以出版先后顺序编号，使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古龙作品的创作轨迹和风格变化。三是每套书前均有海峡两岸武侠学会专家撰写的新版序言，书后附有“古龙作品创作年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古龙小说。四是重新设计，力求典雅、气派，在书稿内容上重新校对，精益求精，并在每本书中配有精美插图，是适合读者收藏的精品佳作。

2004年11月，珠海出版社与台湾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签订合同，并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联合声明，授权珠海出版社在中国内地独家出版发行古龙武侠小说。2009年3月，珠海出版社与台湾真善美出版社签订合同，在中国内地独家出版发行在台湾有版权争议的其他六本古龙作品。自此，除珠海出版社之外的任何中国内地出版单位均不得非法出版古龙作品集。若违反规定，擅自出版，皆属非法出版物，珠海出版社将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读者如发现市场上有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或直接与珠海出版社联系。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将得到珠海出版社的重奖。

联系电话：0756-2639330、2639344、2639345

传 真：0756-2639327

感悟古龙

——新版《古龙作品集》序

宁宗一

从文学史之宏观来考察，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文学史，都是一部又一部，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作品产生、流通和承传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史。而在某个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和新的文学类型，自然就构成了这个时代文学的标志，如通常所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就是。至于，在某个时代出现了巨擘、大师、泰斗级的作家，并创作了流传百世的不朽的文学经典，于是就构成了这个时代文学的辉煌。

而回过头来说，无数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经典文本又是我们共同的文学标记。它们，无论雅俗，都会构成精神活动的大大小小的里程碑。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许只有几块，但是它所蕴极深，所含极远、极大、极广，有时几乎支配一个人一生的心灵世界和行为路径。而另一种情况即那些成功的、优秀的乃至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品总是能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作品可以和一个国家的历史相融和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运与共，和一代人的情感共鸣。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就是不朽和不可多得的。而武侠小说恰恰是中国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特殊品种，一种最富民族特色的



序



小说类型，并诞生了众多名家名作。

今天，我有机缘，趁着为古龙小说全集写序时，又一次向上世纪武林文坛闪烁的最明亮的巨星之一古龙走近一步。

古龙之于我，真像从天外吹来的生命的罡风，至今他的武侠小说中的精品仍然向我辐射出精神的热能。一遍遍阅读过程也就是一次次地从他的小说中听到他的也是自己的内在深沉的心声，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冲动，一种异样的热力，甚至领悟到生命不息的搏动。我想，这可能就是古龙小说中的精品所具有的人生有意味的内蕴吧！

多年来，我读古龙的内在感受一再反复告之我：古龙之所以那样富于魅力，那样神气，那样激越，原因在于他充满了中国哲学家所说的“三气”，即“一气为天，二气为地，三气为人”。古龙之所以不朽，在于他笔下的侠义人物的意象符号的系列呈现，把这“三气”传导给了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条血管，才深深地受到了震撼。这是很多武侠小说难以企及和缺失的生命意蕴。

在读古龙的武侠精品时，常常伴随着我的情绪脉动。因为在那丰富的多彩的武侠世界里，你尽可以随着自己的想象、理解和爱好来品味其中的蕴涵。

如果上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古龙小说中的精品，首先启示我们的是对命运的思考。“命运”历来都是个最严峻的字眼，人们对它的思索和抗争的历史几乎是同人类自身一样悠久与古老，一样神秘莫测。然而每个人对命运的理解和采取的行动是截然不同的。英雄和懦夫、善与恶的分界线往往就表现在各自对命运的态度上。英雄的信条是：没有宿命。古龙小说中堪称杰作者，如《楚留香传奇》，正是鼓舞你在困境中站起来拼搏的一声响亮号角。“站起来”！这便是我们从古龙精品杰作和他的小说诗学中听到的最深刻的东西。《天涯·明月·刀》中傅雪红就是一位始

终和命运抗衡的人物。他虽然生活在永恒的痛苦和寂寞中，但生命的意志和韧性使他在面对罪恶势力时也仍然充满战胜黑暗的理想与精神信念。古龙的代表作《多情剑客无情剑》中阿飞最终战胜荆无命也是贯注着古龙这一贯的思想主旨。正因为如此，读古龙的小说文本，总是使我们联想到世界上众多名著。在一贯的狂放和天纵中，总有一种人与命运永远处于绝对的矛盾中。而我们在领略这一切意象时，除了令我们惊愕，也迫使我们体悟到人生宇宙的神秘。

富有智慧和浪漫气质的古龙和他建构的武侠世界，最大的功能是推动、激励和补充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所以在我的人生体验中重读古龙，才逐渐读出和体味出他的杰作乃是对荒诞命运的质疑、挑战。事实上，多少读者只要一听到：

天涯远不远？

人就在天涯。

明月在哪里？

就在他心里，他的心不是明月。

那是柄什么样的刀？

他的刀如天涯般辽阔寂寞，

如明月般皎洁忧郁，有时一刀挥出，又仿佛是空

的！

……

真的，我们一旦听到这些声音，我们的心就会壮美得为这颤动、共鸣，就会因受到一种崇高审美力量的猛然袭击而暗暗落泪，眼泪和心泪一块儿流。人们读古龙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在泪花交融中意识到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使命。我想，这就





是读者和古龙的生命意识的沟通吧！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古龙地下有知，当会感到幸福的。

我读古龙的书是由领略其文进而认识其人的。古龙善于用细致入微的情感去充溢整部小说。而人性关怀则弥漫在古龙的小说中，《多情剑客无情剑》、《楚留香传奇》是为典范。他笔下最成功的典型李寻欢和第一快刀傅红雪以及构成系列的楚留香，在他们的地位上都展示了人性光辉以及那人生的隐痛，我几乎把这理解为作者的自况。这是因为古龙的内心体验本质上就是所有智者的孤独感。事实是，当你面对他的武侠小说精品时，他绝对是中国精神史上的俊杰之士。作为一种心灵的文本，它们明晰地体现了这位“浪子班头”顽强而又猛烈的自我意识，都体现了内心孤独的生涯。在他的生存环境中，作为一个独有的生命意识，一个思想者，酒与色对他来说实际上都是表象的。为了打破这个不堪忍受的命运悲剧的框架，他只有既欢乐又悲剧性地低吟。正因为如此，武侠文学的写作之于他，就是解脱，就是灵魂的自由和归宿。

古龙的杰出之所在，是他把自己身上那么众多的痛苦、压抑、孤独感都转化为审美的人生，转化成了小说意识，并拓宽其情感空间。这正如许多读者早就意识到的，古龙的武侠小说都是没有具体历史背景故事，不仅它的内容不包括历史的背景和线索，而且在形式上也不再拘泥于原先那些武侠文学的古雅韵致和风格。从小说美学层次来观照，古龙应属于那种用自己的心灵回答人生和灵魂世界重要问题的作家。因此，古龙用他的生命创构了一种独特的既是历史又是现代的中国武侠世界的诗学体系。它犹如一面镜子，照鉴出的乃是当下时代的面影和精神，他的有情之人必定战胜无情之剑的信念，就是那永恒的贯通于古今的人性光辉和人的不朽的尊严。这又是一种平庸小说无法达到的境界。

这说明，古龙的魅力是与他的现代意识分不开的。现代意识

是那种消除今人与古人之间距离的一种取向。古龙明快地坦言：

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

而古龙的小说正是把“古人”的侠情诗情和自己的激情融为一体，于是读者的心，随着作者一起激荡，一起进入那自由、开朗、奔放、豪迈的情境中去，而历史与现实都未丢失其本相。比如楚留香在无花败于他手下时，楚留香说：

我只能揭穿你的秘密，并不能制裁你，因为我既不是法律，也不是神，我并没有制裁你的权力！

又说：

等到许多年以后，这样想的人自然会一天天多起来。以后人们自然会知道武功并不能解决一切，世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夺去别人的生命！

这种观念对于江湖世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却是古龙的现代阐释。因为只有在今天，即具有当代法律意识并身体力行者才能得以那样思考。

武侠小说在古龙的手中，不仅仅是一个江湖中的武林事件，也不仅仅是武林人物和历史场景的工笔细描。我认知古龙以及对他的武侠文学的解读乃是着眼于作家的人格、良知和学识的结合，是他跋涉在人生旅途中对现实与历史以及贯穿其中的人情美人性美的拥抱。质而言之，是他借助现实洗刷而变得深邃的目光对逝去了的日子的扫描。没有现实性的渗透，无所谓武侠小说的





全部价值；没有现实的灵性感悟，无所谓武侠小说家的深刻和气韵生动。

如果说梁羽生、金庸和古龙是武林文坛的三大盟主，并且他们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的话，愚以为，古龙异于梁、金两位巨擘之处，还在于他的作品更多体现了最典型的陈述心灵和心灵处境的小说艺术。古龙的作品有时几乎直接针对灵魂，它直接打动我们的，也是我们自身最内在的精神生活。其实，古龙一生中的四十九个岁月的精神进展，他的内在生活，他的心路历程，其中包括由他画出的曲线，本身就是一部浪漫的雄浑的伟岸的悲壮交响诗。古龙的小说诗学的曲线只不过是他的灵魂、他的心路历程曲线的回声、映象和投影折射罢了。我们这些当代人的灵魂和内心世界同古龙武侠世界及其诗思能够得以发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其实也是两条曲线的共振和大致上的重叠。换言之，古龙只不过是用他那千变万化的小说思维和小说美学以及心灵律动在一种广阔的中华文化背景上壮美地、深沉地表述了人类中智慧阶层整个心胸起伏和波动而已。相对而言，梁羽生传统一些，金庸则传统与现代融合无间，而古龙就更现代一些了。

人生，就两个字，距离很短。从生到死，中间的那一片开阔地，往往丛生着令人困惑的荆棘。其实，我们无须惊诧于古龙的生前困顿和孤独，用今天的话来说，古龙活得还是蛮潇洒的，而且有声有色。他在当时实际上是比别人更早越过了那片困惑之地，到人间走了那么一遭，玩过了，累了，如鸟鹊倦而知返，归去也，何其快哉。

古龙武侠小说中之精品已经成了一座武侠小说史乃至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们已经而且将不断地从中得到更多的社会现实的历史的审美的认知和体验。对它包孕的文化意蕴至

今也未能说尽。随着人们体验和感受的加深，审美判断力的提高，它是永远说不尽的。

最后，我要说，对古龙小说的解读肯定有多种：竟夜废食手不释卷，一气呵成地读，是一种读法；细细品味，“不妨卒读”也是一种读法；至于舔一口再包进糖果纸放入口袋里捂上半天，拿出来再品味又是一种读法。然而，我们也发现，古龙的小说已经有了如果不是太多的重复也是不少雷同的评论。比如一般地说他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革新者；比如说他的武侠意象世界、特异的结构布局，还有那独创性极强的对话艺术的称道等等。可是，如何另辟蹊径地解读古龙小说文本，还是一项众人祈望的学术性和审美性工程。我想调整阅读心态，拓宽阅读空间，应当是关键。

2009年5月8日写于南开寓所

（作者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武侠小说学会名誉会长）



不唱悲歌（代序）

古 龙

少年十五二十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人，有的人喜欢追忆往事，有的人喜欢憧憬未来，但是也有些人认为，老时光并不一定就是好时光，未来的事也不是任何人所能预测的，只有“现在”最真实，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这种人并不是没有事值得回忆，只不过通常都不太愿意去想它而已。

往事如烟，旧梦难寻，失去的已经失去了，做错的已经做错了，一个人已经应该从其中得到教训，又何必再去想？再想又有有什么用？

可是每当良朋快聚，在盈樽的美酒渐渐从瓶子里消失，少年的豪情渐渐从肚子里升起来的时候，他们也难免提起一些往事，一些只要一想起就会让人觉得心里快乐得发疯的往事，每件事都值得他们浮三大白。

让人伤心失望痛苦悔恨的事，他们是绝不会去想的。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为自己制造一点欢愉，也希望别人同样快乐。

不如意事常有八九，人生中的苦难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我很了解这种人的想法和心情，因为我就是这种人。

现在我要说的这些事，每当我一想起，就会觉得好像是在





一个零下八度的严冬之夜，冒着风雪回到了家，脱下了冷冰冰湿淋淋的衣服，钻进了一个热烘烘的被窝。

朋友和酒都是老的好。

我也很了解这句话，我喜欢朋友，喜欢喝酒，陪一个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喝一杯八十年的陈年白兰地，那种感觉有谁能形容得出？可惜在现在这种社会里，这种机会已经越来越小了。

社会越进步，交通越发达，天涯如咫尺，今夜还在你家里跟你举杯话旧的朋友，明日很可能已远在天涯。

我的运气比较好，现在我还是可以时常见到很多很老很老的朋友。远在我还没有学会喝酒的时候，就已经认得他们。

淡水之夜

喝酒无疑是件很愉快的事，可是喝醉酒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

你大醉之后，第二天醒来时，通常都不在杨柳岸，也没有晓风残月。

你大醉之后醒来时，通常都只会觉得你的脑袋比平常大了五六倍，而且痛得要命，尤其是在第一次喝醉的时候更要命。

我有过这种经验。

那时候我在念淡江（校名），在淡水，几个同学忽然提议要喝酒，于是大家就想法子去“找”了几瓶酒回来。

大概有五六个人，找来了七八瓶酒，中国酒、外国酒、红露酒、乌梅酒、老米酒，杂七杂八的一大堆酒，买了一点鸭头、鸡脚、花生米、豆腐干，先在一个住在淡水的同学用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租来的一间小破屋子里喝，喝到差不多了，阵地就转移到淡水海边的防波堤上去。不是杨柳岸，是防波堤。

那天也没有月，只有星——繁星。

大家提着酒瓶，躺在凉冰冰的水泥堤上，躺在亮晶晶的星光下，听海风吹动波浪，听海涛轻拍堤岸，你把酒瓶传给他，他喝一口，他把酒瓶递给我，我喝一口，又喝了一轮之后，大家就开始比赛放屁，谁放不出就要罚一大口。

随时都能够把屁放出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身怀这种“绝技”的只有一个人，他说放就放，绝对没有一点拖泥带水的情况发生。

所以他拚命放屁，我们只有拚命喝酒。

那天大家真是喝得痛快得要命，所以第二天就难受得要命。

可是现在想起来，难受的感觉已经连一点都没有了，那种欢乐和友情，那一夜的海浪和繁星，却好像已经被“小李”的“飞刀”刻在心里，刻得好深好深。

太保与白痴

我当然不是那位在“流星·蝴蝶·剑”上映之后，忽然由“金童”改名为“古龙”的名演员。

可是我居然也演过戏。

我演的当然不是电影而是话剧，演过三次，在学生时代学生剧团里演的那种话剧，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那三次话剧的三位导演，却真是很了不起，每一位导演都非常了不起。

——李行、丁衣、白景瑞，你说他们是不是很了不起？

所以我常常喜欢吹牛，这三位大导演第一次导演的戏里面就有我。

在这里情况下，这种牛皮我怎么能不吹？

我想不吹都不行。

第一次演戏是在附中，那时候我是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中



部第三十六班的学生，李行先生是我们的训育组长，还在和他现在的夫人谈恋爱，爱得水深火热，我们早就知道他们是会白首偕老、永结连理的。

那一次我演的角色叫“金娃”，是个白痴，演过之后，大家都认为我确实很像是个白痴。

直到现在他们还是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也有。

第二次演戏我演的那个角色也不比第一次好多少，那次我演的是个小太保，一个被父母宠坏了的小太保。

那时候我在念“成功”，到复兴岗去受训，第一次由青年救国团主办的暑期战斗文化训练。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是丁衣先生。

现在我还是时常见到了丁衣先生。他脸上有两样东西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

——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和一脸温和的笑。

我也忘不了复兴岗。

复兴岗的黄昏

多么美丽的复兴岗，多么美丽的黄昏。

复兴岗当然绝不是只有在黄昏时才美丽。早上、晚上、上午、中午、下午，每天每一个时候都一样美。

早上起来，把军毯折成一块整整齐齐的豆腐干，吃两个减肥节食的人连碰都不能碰的白面大馒头，就开始升旗、早操、上课。

中午吃饭，吃得比平时在家里最少多两倍。

下午排戏，每个人都很认真，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都过得认真而愉快。

可是我最忘不了的还是黄昏，复兴岗的黄昏。

“黄昏时，你言词优美，化做歌曲。”

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女孩子，有一对小小的眼睛，一个小小的鼻子，一张小小的嘴，在黄昏的时候，总是喜欢唱这支歌。

她唱，我听。

刚下了课，刚洗完澡，刚把一身臭汗洗掉，暑日的酷热刚刚过去，绚丽的晚霞刚刚升起，清凉的风刚刚从远山那边吹过来，风中还带着木叶的芬芳。

我陪她走上复兴岗的小路上，我听她唱，轻轻的唱。

她唱的不是一支歌，她唱的是一个使人永远忘不了的梦。

现在想起来，那好像已经是七八十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却又好像是昨天的事。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时候我对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我只知道那时候我们都很快乐，我们在一起既没有目的，也没有要求，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做，有时甚至连话都不说。

可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心里很快乐。

话剧演了三天，最后一天落幕后，台下的人都散了，台上的人也要散了。

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方，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五个星期，现在戏已散了，我们一排躺在舞台上，面对着台下一排排空座位。

就在片刻前，这里还是个多么热闹的地方，可是忽然间就已曲终人散，我们大家也要各分西东。

——那天晚上跟我一起躺在舞台上的朋友们，那时你们心里是什么感觉？

那时候连我们自己也许都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可是自从那天晚上离别后，每个人都好像忽然长大了许多。



第三次演戏是在“成功”，我们的训育组长是赵刚先生，演戏的导演却是从校外请来的，就是现在的“齐公子”小白。

最佳读者

白景瑞先生不但导过我的戏，还教过我图画，画的是一个小花瓶和一只大苹果，花瓶最后下落不明，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苹果绝没有被人吃进肚子，因为那是蜡做的，吃不得。

直到现在，我还是称白先生为“老师”，可见我们之间并没有代沟。

我写第一本武侠小说的时候，他在《自立晚报》做记者，住在李敬洪先生家里，时常因为迟归而归不得，那时我住在他后面一栋危楼的一间斗室里，我第一本武侠小说刚写了两三万字时，他忽然深夜来访，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我第一位读者。

前两年他忽然又看起我的书来，前后距离达十八年之久，对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来说，这样的读者只要有一个就已经应该觉得很愉快了。

从图画到文字

没有写武侠小说之前，我也像倪匡和其他一些武侠作者一样，也是个武侠小说迷，而且也是从“小人书”看起的。

“小人书”就是连环图画，大小大约和现在的卡式录音带相同，一本大约有百余页，一套大约有二三十本，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其中有几位名家如赵宏本、赵三岛、陈光镒、钱笑佛，直到现在我想起来印象还是很鲜明。

陈光镒喜欢画滑稽故事，从一只飞出笼子的鸡开始，画到鸡飞、蛋打、狗叫、人跳、碗破、汤泼，看得我们这些小孩几乎笑破肚子。

钱笑佛专画警世说部，说因果报应，劝人向善。赵宏本和赵三岛画的就是正宗武侠了，“七侠五义”中的展昭和欧阳春，郑证因创作的鹰爪王和飞刀谈五，到了他们笔下，好像都变成活生生的人。

那时候的小学生书包里，如果没有几本这样的小人书，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可是不知不觉小学生都已经长大了，小人书已经不能再满足我们，我们崇拜的偶像就从赵宏本转移到郑证因、朱贞木、白羽、王度庐和还珠楼主，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受一般人喜爱的大概就是这五位。

然后就是金庸。

金庸小说结构精密，文字简练，从《红楼梦》的文字和西洋文学中溶化蜕变成另外一种新的形式，新的风格。如果我有十八本金庸的小说，只看了十七本半我是绝对睡不着觉的。

于是我也开始写了。引起我写武侠小说最原始的动机并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为了赚钱吃饭。

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写的第一本小说叫《苍穹神剑》。

从《苍穹神剑》到《陆小凤》

那是本破书，内容支离破碎，写得残缺不全，因为那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做一件正事。

如果连写作的人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作品，还有谁会重视它？

写了十年之后，我才渐渐开始对武侠小说有了一些新观念、新的认识，因为直到那时候，我才能接触到它内涵的精神。

一种“有所必为”的男子汉精神，一种永不屈服的意志和斗志，一种百折不回的决心。

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斗精神。